

民国四公子中的两位周口人(中)

□王爱民

风流名士袁克文

袁克文,字豹岑,抱存,号寒云。袁克文是袁世凯的次子,是袁世凯使韩时,韩王所赠姬人金氏所生。1890年农历七月十六日,袁克文出生在朝鲜汉城。袁克文出生前,袁世凯梦见韩王送来一只用锁链系着的花斑豹,其跳跃踉跄,突然扭断锁链,直奔内室……袁克文此时正好出生,袁世凯因此赐袁克文字豹岑,抱存、寒云都是袁克文后来的别署。

袁克文出生不久,因袁世凯长妾沈氏无出,袁世凯就将袁克文过继给沈氏。袁克文很聪明,读书有过目不忘的本领,没人见过他正正经经地练过字,但他的字却写得很好,也没人见过他下死功夫读书,但他的诗文章辞皆得要领,所以袁世凯格外疼爱袁克文。1908年,袁世凯被载沣开缺回籍,在洹上隐居时,住所门楣、中堂的对联,皆出自袁克文之手。袁世凯的一些公文函件,也让袁克文代笔。生活上,袁世凯得了什么好玩的古董,就会把袁克文叫来,当面赏给他,有什么别样可口的山珍海味,也要把袁克文叫来,赏给他吃。

袁克文一生几只在清法部任过秘书,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在政府机关任职。

1907年8月,袁世凯调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,离津进京。袁家人也随之进了北京。随父进京以后,袁克文开始纳妾。因为新婚不久便纳妾,所以他的正妻刘眉云哭闹得很厉害,有时竟到公公袁世凯面前哭诉。袁世凯却说:“有本事的男人才三妻六妾。女人吃醋是不对的!”后来,袁克文纳妾多了,刘氏也不闹了,听凭他一个个迎进,一个个送出。袁克文纳妾的方式是走马灯式的,后一个进来,前一个便出去,用袁家的话说是“有子去母”。

对袁克文的生活方式影响最大的,莫过于他的老师方地山。方地山13岁中秀才,在那个时代,完全可以说是才子。后来,方地山在北洋武备学堂教书,常在《大公报》上发表文章。《大公报》是满人英华1902年在天津英租界办的报纸。英华本人是天主教徒,和洋人有着密切联系,所以他的《大公报》很出名,影响也大。方地山借着《大公报》文名渐著。袁世凯看中了方地山的才华,聘请他做家庭教师。当时,除袁克文外,袁世凯的三子克良、四子克端、五子克权,也跟着方地山读书。

1913年,袁世凯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,袁家人搬进了中南海。袁克文从不过问政治,依旧同方地山、董宾古一班文人诗友雅会。

从1913年入中南海,在流水音挂上“二爷处”名牌后,一直到袁世凯洪宪帝制失败,袁克文一直过着那种诗酒会、浅吟低唱的文人生活。自然,出官寻花问柳的事情,袁克文也未尝断过。当时,江南名妓雪丽清很有声名,袁克文结识她后,曾带她入宫。但雪丽清是自由惯了的人,嫌宫中礼仪繁琐,毫无生趣,宁做“胡同先生”,不做官中之人,后来自请出宫。雪丽清本是江南某清吟小班名妓,据说中等姿色,不过举止谈吐温文尔雅。袁克文本以为可红袖添香,不想雪丽清并未厌倦风尘,喜豪宴、尚奢侈,自然看不惯袁克文一身酸腐的书生气,两人闹得不欢而散。雪丽清出宫后来到汉口,在福昌旅馆重树艳帜,做她的“胡同先生”去了。

雪丽清出宫后不久,袁克文便被软禁在中南海长达半年时间。原来,1914年以后,袁世凯称帝的意图越来越明显。尽管袁世凯多次对外否认,可袁家人最清楚他的心思。袁世凯教训女儿们的话,已经从“要好好读书,



否则不给你们饭吃”,改口为“要好好读书,将来要做公主啦!”袁克文对帝制并不关心,可说他有那么反对,也未必。袁世凯称帝风声在外,路人皆知时,袁克文请人钤刻了“皇太子”印,袁克文也照样请人钤刻了“皇二子”印,到处颁盖。由于篆书中“皇二”与“皇皇”相似,因此不少人戏称袁克文为“皇皇子”。假版《顺天时报》的一场风波之后,袁克文、袁克文兄弟闯于墙,手足反目,险些刀戈相见。这对袁克文这样一位文人气很重的人来说,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重的精神打击。所以,袁世凯将袁克文软禁于中南海,家谕禁止他与任何文人名士往来,并禁其出入宫廷。从此,袁克文只有宠妾小桃红陪伴左右。他每日靠摩挲宋版古籍,玩赏尊彝金石打发时光,并从此开始每日以蝇头小楷记日记。后来,这套日记被张学良收藏。

1916年6月,袁世凯去世后,袁克文才重新获得自由。从此,他依旧在京津沪三地穿梭,依旧抽他的大烟,依旧大碗大碗地喝酒,依旧填词作诗,过他的风流日子。

曾有人说袁克文在上海被绑过票,可袁家的人都否认此事。但袁克文在天津入了青帮却是真的,并且当上了帮主。袁克文人帮的目的,无非是手下有徒弟,处处可保自己的人身安全。袁克文收了百十号徒弟徒孙,在京津一带也是一方人物,自然无人敢惹,就连长兄克定也奈何他不得。袁世凯死后不久,袁克文准备在新民大戏院与陈德森合演《游园惊梦》。主持家政的袁克定听说后,觉得袁克文粉墨登场,实在是辱家风,准备让当时的警察总监薛松坪派人把袁克文扣起来。袁克文分派青帮的徒弟徒孙,把住戏院的前门后院,不让警察进去。薛松坪无法,亲自乘车到戏院,劝袁克文不要唱了。袁克文笑着说:“明天还有一场,唱完了,准不唱了。”最终,袁克文还是演完才算罢休。

袁克文戏唱得好,是京津一带的名票。他开始唱小生,后来因为戒了大烟,身体发胖,才改唱丑角。他学过几出戏,常唱的有《卸甲封王》《游园惊梦》《长生殿》等。改唱丑角以后,袁克文常扮演《审头刺汤》里的汤

勤、《蒋干盗书》中的蒋干、《奇双会》中的巡抚李泰等。在京剧界,袁克文和孙菊仙、程继仙、汪笑侬、肖长华、程砚秋等过往甚密。孙菊仙、汪笑侬等老一辈伶人过世,他都有诗文吊唁。汪笑侬死后,他曾有“歌啸衣冠天上隔,空寻草露泣荒丘”这样的挽句。

1917年7月,中国发生了张勋复辟的重大事件。辫帅张勋自封直勇亲王,拥溥仪登基。北京城内,到处挂着龙旗。为了庆祝复辟,张勋命京津名伶名票聚集江西会馆,唱戏3天。袁克文粉墨登场,彩串昆曲《千忠戮》一折。此时,距其父袁世凯去世仅一年,谁也无法说清他内心的隐衷。当年,因皇位兄弟反目,险些血刃相见,世人将袁克文和袁克定比为三国时的曹植、曹丕兄弟,“本是同根生,相煎何太急”。这时,袁克文饰演的建文帝唱腔慷慨悲凉,其声高遏行云,大有忧从中来,一发不可收拾之概。戏中有这样一段唱词:“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,四大皆空相。历尽了渺渺程途,漠漠平林,垒垒高山,滚滚长江。但见那寒云惨雾和愁织,受不尽凄风苦雨带怨长。雄城壮,看江山无恙,谁识我,一瓢一笠到襄阳。”据说,袁克文唱到此,声泪俱下,目为之裂,坐客肃然闻声,愕顾左右,主张帝制者,皆垂首有忸怩之态,可见其声其势感人至深。

袁世凯活着的时候曾说过:“二小子就是做了皇帝,也不过李后主、陈后主之辈。”的确是一语中的,真是知子莫若父。袁克文不仅工诗词,书法自成一体,而且还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收藏家。他收藏的范围很广,有外国金币、宋版书、邮票、古玩、字画等。尤其是他收藏的古钱,都是稀世珍品。袁克文收藏的宋版书,以精取胜,有29种116册,但后来因为穷,都转卖给了他人。为此,袁克文还曾与其师方地山相互叹息一番。

袁克文有了钱随意花,如果没有钱也毫不介意。据说,袁克文死后,只在他书桌上的笔筒里找出20元钱。袁世凯逝世后,袁克文的主要生活来源,一方面是开滦煤矿袁家股份的股息,一方面就是卖字。袁克文家经常堆放着很多纸,可他并不认真去写,非到实在没钱时,他才写几幅,送到《北洋画报》去换钱。

袁克文在《北洋画报》上是有“笔单”的,题为《寒云粥书》(粥古同鬻)。袁克文以此为生,从不向父亲的故旧“打抽手”,就像他的老师方地山一样,无论生活怎样贫蔽,依然不改其乐,惟问生活得是否快活,是否风流,其余皆是过眼烟云、人生浮梦。袁克文很少回家住,偶尔回到家中,正妻与仅有一房姨太太总忍不住和他吵,他既不回嘴,也不辩解,只是哈哈大笑,笑完了,扬长而去,依旧过他的风流生活。

1931年3月22日,袁克文因患猩红热病逝于天津两宜里宅,享年41岁。当时《北洋画报》发表了讣告:“寒云主人潇洒风流,驰骋当世。工词章书法,得其寸楮者,视若拱璧。好交游,朋满天下,亦本报老友之一。体魄健,初不多病,而竟以急症,于二十二日晚病故津寓。从此艺术名宿,又少一人,弥足悼已!”

在天津西沽,袁克文的墓碑上刻着他的老师方地山手书的碑文“袁寒云之墓”,寥寥数字,了却一代风流。后来,袁克文墓由西沽迁往赵德庄,再后来就荡然无存了。

不过,袁克文在地下可以欣慰的是,他的儿女个个都是读书人,都学有所成,尤其是三子袁家骝,更是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。周恩来生前接见袁家骝时曾说:“袁家人是一代更比一代好。”